

看不见的花： 揭开无花果的秘密

撰文 / 林望



当你掰开一枚新鲜的无花果，看到里面密密麻麻、纤细如丝的结构，轻轻咬下去，甘甜的汁水在舌尖炸开，细小的籽粒在齿间咯吱作响。你大概不会想到，你吃掉的其实是无花果的花。

“无花果”这个名称，本身就是一场绵延数千年的误会。它并非无花，只是它的花过于“低调”，选择把自己藏在一个谁也看不见的秘密世界里。

藏在“房子”里的花海

从外表看，一颗颗圆润的无花果酷似果实，但实际上我们食用的是一个膨大的肉质花序托——一个专门为花朵建造的“房子”。无花果的花，就长在这个“房子”的内壁上，一朵挨着一朵，密密麻麻，最多可达上千朵。这



些花体型极小，单朵花长度约1~3毫米，颜色清淡，完全包裹在花序托内部，从外面根本看不见。

植物学家把这种结构称为“隐头花序”：花序托膨大后内卷，将所有花包裹在内，只在顶端留下一个针尖大小的孔洞，像是为这个秘密花园留了一扇小小的暗门。古人只看到无花果直接从枝条上长出来，不见开花，只见结果，遂以“无花果”命名。在晋代文献中，无花果被称为“古度”“古度树不花而实，实从皮中出”。从东晋左思的《吴都赋》到北周庾信的诗歌，这位“不花而实”的神秘角色一直活跃在中国文人的笔下。

“独辟蹊径”的榕属植物

许多人认为“无花结果”是无花果的专属特性，实则不然。包括无花果在内的整个桑科榕属的近千种植物，都采取了这种“藏花于果”的生存策略。如果你掰开一个榕树的榕果，里面也藏着同样的秘密。而作为榕属植物的代表性成员，无花果却意外成为人类餐桌上的宠儿。

更有趣的是，我们眼中的无花果“果实”，其实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神奇结构：膨大花序托为隐头花序，日常食用部分属于植物学上的假果，由花托等花部组织发育而成，而里面嚼起来咯吱作响的细小颗粒，才是植物学意义上真正的果实，被称为“瘦果”。每一粒

瘦果本身就是内含单枚种子的完整果实。因此，吃下一颗无花果，等于吃掉了一个完整的花序、一座花果合一的微型世界。

秘密花园里的传粉信使

既然花朵长在密不透风的“房子”里，那谁来给它授粉呢？

答案是：榕小蜂。这种体长仅1~3毫米的微型昆虫，是野生无花果唯一的传粉使者。它的一生几乎全部在这座秘密花园里度过。

雌性榕小蜂需要从无花果顶端的小孔钻进去，这个过程相当惨烈：小孔周围长满交错的苞片和硬毛，榕小蜂拼命挤入时常常触角折断、翅膀撕裂，甚至挤破内脏。一旦成功进入，它就会将卵产在特定的瘦花中——瘦花是无花果专门为榕小蜂产卵和幼虫发育演化出的特化结构。

新一代的榕小蜂在瘦花里出生、长大、交配。雄性榕小蜂没有翅膀，终生无法飞离，它们唯一的使命就是咬开通道，护送雌性榕小蜂飞走。雌性榕小蜂逃离时，全身会沾满雄花的花粉，接着飞向下一株幼嫩的无花果，为那里的雌花完成传粉，同时也为榕小蜂的下一代寻找新的育儿场所。

这种榕树与榕小蜂之间相互依存、缺一不可的协同进化关系，已经持续至少7500万年。而我们平时在超市里买到的无花果，大多是人工培育的单性结实品种，无需榕小蜂传粉也能发育出可食用的花序托，因此大可不必担心吃到榕小蜂的幼虫。

跨越万年的“人果共生”史

无花果的另一个特别之处，是它拥有跨越九千余年的“人果共生”史。考古学家在约旦河谷的古村落遗址中，发现了公元前9400年至公元前9200年的无花果果实亚化石，说明早在人类驯化小麦和豆类之前，无花果就已经进入了人类的食谱。在古罗马，人们用无花果育肥鹅肝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，很早就观察到了无花果雌雄异株的现象。

据考证，无花果在汉代由波斯传入我国新



疆，至唐代经丝绸之路逐步传入中原地区。今天新疆依然是我国无花果的主产地之一，当地人食用无花果有个趣味说法：手持鲜果拍三下，寓意“唤醒每个沉睡的无花果”。这个可爱的习俗背后，其实是通过拍打使果实内部的糖分和汁液分布得更均匀，口感也更佳。

藏在糖分中的实用魔法

无花果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超能力：它含有丰富的无花果蛋白酶，这是一种能分解蛋白质的天然酶，与菠萝蛋白酶、木瓜蛋白酶属于同类。在自然界中，这类酶可以帮助果实分解自身的部分组织，让果实成熟时变得柔软多汁；在食品工业中，它被提取加工为天然嫩肉剂——市场上售卖的许多嫩肉粉中，很可能有无花果蛋白酶的贡献。因此，如果在炖肉时加入无花果，你会发现它不仅贡献了自然的清甜，还悄悄分解肉中的纤维蛋白，让肉质变得更加柔嫩。

所以下次吃无花果的时候，不妨多嚼几口，细细品味其中每一粒“种子”的香甜，感谢那群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存续了7500万年的小小生灵，也感谢跨越丝路带回无花果的古人。无花果将全部生机藏于内里，是所有水果中最懂得“藏拙”的一位，真正的精彩，都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。

编辑 / 杨颖容